

古
經
天
象
考



古經天象考卷十

通州雷學淇

布憲

敘義

授時

頒朔

垂統

敘義

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

淇按古帝王順天布憲施其法於百官萬民其著爲典禮者大端有二懸於正歲正月而讀於朔旦以示民者爲農時卽堯之平秩平在夏之時倣周之正歲年以敘事頒於官府及都鄙者是也其藏於明堂太廟而頒於邦國使每月讀之以卽時興

作者爲月令卽夏令小正王居明堂禮周月令是

也二者皆於歲終之月預定之授時之禮王都於

正歲之吉卽懸之象魏邦國及羣吏於正月亦各

憲之於所治月令則王於正歲之吉令太史奉於

明堂頒於邦國謂之頒朔大戴禮曰告朔此告字讀作誥

上誥謂誥教之也諸侯受之各藏於祖廟每月之

朔君以特羊告請於祖謂之告月亦曰告朔此告字音

結下告爾雅曰告請也謂求請也祝旣告廟卿大

夫奉之南面命君君北面聽受乃視朔史臣贊讀

之以令諸臣諸臣皆北面聽是之謂聽朔視朔一

曰朔令月令謂以所聽受者教令臣下也左傳曰

公既視朔遂登觀臺玉藻曰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此之謂也天子之告朔則牲以特牛在南郊明堂王既視朔內史讀之以令百官故曰明堂月令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卽此是已二者一以授農民一以告有位論者每悞合爲一而反以視朔月令分爲二條又將告朔朝享月祭合爲一事非古義也故分著於下

授時

伏羲

神農

黃帝

少昊

顓頊

帝侁

績之時

帝舜

夏

商

周

農時

蠶

樵采之時

圍圉之時

學藝之時

畜牧之時

工商之時

易說卦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

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尸子

入節

春秋內事

二十四氣
文詳原始篇

淇按三皇之授時授於萬世五帝之授時授於萬民夏后商周皆遵守三五之制垂統以立政者也

故言授時之制必自伏羲始說卦帝出乎震一章
凡萬物之生成終始以及節氣候應之說皆由此
著明觀尸子及春秋內事之言可以徵信蓋伏羲
之畫卦先成乾南坤北之象以著其體次成離南
坎北之象以明其用次然後以八卦之象重之成
六十四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管子所
云造六釜迎陰陽內事所云究天地之位卽指用
卦重卦之象言也宋之邵子謂天地定位章是伏
羲先天之學體也帝出乎震章是文王後天之學
用也朱子從之載入易學啟蒙今按體用之說自
是二圖本義至謂用象出於文王則未敢盡信何

者伏羲畫卦之始仰觀天俯察地因以一奇畫於

上一耦畫於下所謂兩儀也陽升陰降天尊地卑

此固自然之象矣及陽積生陰陰積生陽

積者爲
太所生

爲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耦於是太陽太陰位於

南北少陽少陰位於東西是爲四象即天一生水

地二生火之象亦即日月坎離之象蓋天高地下

日東月西此亦自然之象矣天地定位日月相推

其氣愈以充盛故四象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是

爲八卦因日月爲天地之大用坎離爲乾坤之大

用水火爲生民之大用兌震艮巽其象爲山澤風

雷皆佐助日月以宣化者也故位於坎離之左右

此亦生成自然之序非人所能擬合者卦象皆三畫已備具天地人之理無可復增凡萬事萬物無不本此故周公以此爲經卦箕子以此爲貞卦孔子以此爲內卦蓋兌震艮巽能佐佑坎離水火乃不相射而八卦得以相盪相錯大著其功用此卽八卦相成之敘所以正其本以敦化卦之體也體立而用乃行故乾坤退居於西維坎離正位於南北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先儒謂河圖出伏羲時其象亦水火居正南正北然則離南坎北卽伏羲氏取法河圖以著其用列聖傳之而孔子著之者矣安見其必始於文王且伏羲之作卦

以前民用也太極以象元氣而其象則取之於天
兩儀以象天地而其象則取之於日月卦象至八
而備必重之爲六十四卦凡此皆所以著用也何
獨於離南坎北之象而疑非伏羲之作乎春秋內
事曰伏羲氏始畫八卦究天地之位所謂究者卽
究竟之以著其用象之位也然則體用之象皆始
於伏羲無可疑矣

再按古者圖書並列易傳天一地二及天地定位
帝出乎震三章似皆據圖而言乃伏羲傳之而後
聖釋之者也推考傳義天一地二二十字及天地
定位五句帝出乎震八句似非孔子所繫之辭天

數五及數往者順萬物出乎震以下方是傳文前
之二十字及天地定位五句帝出乎震入句當是
文王或周公之說此卽據伏羲所畱之圖以詮次
之者孔子又申釋之耳

右伏羲之授時

易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利以
教天下蓋取諸益

小戴記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
穀

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時降五穀蕃
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

穀祀於明堂

物理論曰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爲早晚之期故立厯日

淇按節氣分於伏羲之作八卦而順天之時以成農務則始於神農燔黍起於燧人之作燒石而物土之宜以生百穀亦始於神農故白虎通曰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然則授時之事自神農始昭著矣此易之所謂教天下也楊氏所云厯日卽稼穡早晚之期謂詳辨五穀之種類知其性之宜溫宜寒就伏羲所分之二十四氣各定其種植芸耨收斂之期卽後世所謂田家厯

日也非以周天厯度辨明日月星辰之行若黃帝
之作調厯矣夫厯之有數原爲授時神農於三百
和曆六十六日內能日省月察使稼穡之事各得其時
大厯是卽厯之大用矣此外更何所利益哉然而數不
輒而可以盡得道不可以虛寄氓之蚩蚩告以十五日
長一節則三歲之後卽差至三旬農必有違時者矣
告以十五日八十分日之十七分半爲一節則彼
昏不知必有厭其繁瑣不能分析而記憶者矣是
故授時之事必在上者識其本元著爲厯法於每
歲農務之先及每月之吉或縣於象魏而總以授
之或讀於羣吏而分以授之如是則民之智者愚

者勤者惰者無不曉然於心及時興作此神農麻
日之後黃帝所以調律定麻而有星斗諸法也漢
書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卷雜占家有神農教
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右神農之授時

易繫辭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大戴禮五帝德曰黃帝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
時播百穀

洪按自黃帝作麻紀三綱以垂統立五行以治氣
正閏餘以協時五官董之以授農民而萬世之麻

數始有法可守蓋自此而大正小正已畧有辨矣
厯數之法有盈有虛帝作星厯以齊之掌於五官
殷於四仲終之以閏餘以正其中氣於是農無違
時此卽小正之法上承於羲農以爲民極者也經
緯之行有左有右帝作斗厯以示之分以三綱統
以四建齊之以中氣而得其變通於是時無差忒
此卽大正之法垂之於萬世以告長民者也少昊
以後皆傳其法至堯命羲和而星厯之說大明陶
唐之時正當易統至舜在璣衡而斗厯之法彌著
易大傳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勸其此
之謂乎

右黃帝之授時

春秋昭公十七年左傳郟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
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麻正也元
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
鳥氏司閉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疏引賈逵

云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元趣
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
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爲果驅鳥獸者也行扈啗啗畫爲
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爲民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爲
鹽驅雀者也老扈鷓鷃趣
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

洪按少昊之授時在五帝最先分至啟閉之名亦
始於此蓋上承三皇之制而詳其節次是後四帝
三王皆修而用之耳

右少昊之授時

大戴記五帝德曰顓頊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一帝嚳撫萬民而利誨之麻日月而迎送之

小戴記祭法曰帝嚳序三辰以著衆

洪按古云有治人無治法非無治法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亾則其政息耳以黃帝之聖立法垂世而一則九黎亂之再則三苗亂之非顓嚳之繼作而法幾不傳非堯舜之繼作而統幾不著農時一事其徧告於民庶者尙易亂而難治如此可知道不虛行雖有良法必待其人而後舉也高陽高

辛皆當天正之時遵守黃帝之制帝嘗使老童之子繼重黎之職自是而祝融之功溘耀六合矣

右高陽高辛之授時

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至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爲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饑納日平秩西成胥中暑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尙書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

漢書食貨志曰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耩廣尺深尺曰耨長終晦一晦三耨一夫三百耨

淇按堯典之平秩平在民析民因卽授時赴功之謂也大傳之張中種穀虛中種麥卽五穀樹藝之時當日授於后稷者也自漢代緯說蜂起尙書考靈耀誤解伏傳之文易鳥火爲星心易種穀爲種

稷東漢重緯故尙書馬鄭注皆從緯說自是不惟
堯時之天象失傳而授時之古義且因以淆亂注
疏相襲竟無有謂黍麥可以春種者甚至月令登
黍之文解爲舊黍而反以稷爲五穀之長謂之首
種以黍稷爲五穀五種之二而不及稻麻此皆月
令篇及緯書亂之不可不辨明而反正者也

右堯之授時

書帝典日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詢於四岳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日食哉惟時

大戴記誥志曰虞夏之祿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
百草權輿瑞雉無釋

尸子曰堯問於舜曰何事曰事天何任曰任地何務曰務人

淇按帝舜攝政之初先在璣衡以正三統已得授時之大原及卽帝位朝十二州之牧首以民食爲念而咨之以時此所以事天任地以務人烝民得以粒食而萬邦無不作乂也觀於使益掌火使禹治水使后稷教稼穡凡所以厚民生利民用者總不外農之得時然則庥數之訓執中之說無庸取證於圖籙推本於性命矣儀禮曰受祿於天宜稼於田此非卽所謂天祿乎

右舜之授時

書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大戴記夏小正曰正月農緯厥耒農率均田農及雪澤

初服於公田

二月往耒黍禱

傳曰禱單也

三月越有小

旱

四月越有大旱

五月初昏大火中

傳曰樹黍菽之時也

九月榮鞠

傳曰榮鞠而樹麥時之急也

十有一月嗇人不從

論語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逸書周月曰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

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 大聚曰禹

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

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

女之功

竹書紀年曰帝禹夏后氏元年壬子帝卽位居冀頌

夏時於邦國

淇按自伏羲作易以明天道神農稼穡以成地利
黃帝作麻以著農功古帝之王天下未有不以孟
春爲時首者故曰四時之極不易之道百王所同
堯以日永日短爲二至舜以歲二月爲仲春亦其
證已但人統之政經始於堯舜至夏禹始有成書
頒之天下故後世言農時者必曰夏時夏數蓋自
夏以後垂爲成憲若逸書所稱之禹禁國語所引
之夏令大戴氏所記之小正皆其遺法也歷商及
周奉行無替東遷以降始乃相率而用平禮而孔

子之杞猶得夏時此小正一篇所以流傳後世禹
之明德豈不遠哉

右夏之授時

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

逸書周月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
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
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
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
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

淇按商周皆行夏時所改者止正朔耳逸書之言

實其明證

右商之授時

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

鄭注云定四時

以次序授民時之事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

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

鄭注云辨其敘事謂

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謁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會天位者合此歲日月星辰宿五者以為時事之候若今麻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

周書序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辨二十四氣之

應以明天時作時訓

全文詳上七十二候篇

洪按授時之制至周綦詳武王改正朔以明之周

公作時訓以證之太史正歲年以序之馮相氏會

天位以辨之所以著其時以班布於下也天子懸

於象魏以示之羣吏各縣於所治以示之州長於
正月之朔讀之黨正於孟月之朔讀之族師於每
月之朔讀之凡祭祀聚衆皆讀法所以示民使知
時也天子耕帝藉以倡之司徒修稼政以教之縣
正鄧長於耕耨趨之里宰則始終勸誡之王及三
公六卿又班次以徇之所以趨民使及時也是故
司徒之教法不專是道藝並教稼穡焉十二職之
任民以三農爲首周公戒成王陳無逸必曰先知
稼穡之艱難然則農之時義豈不重哉

右周之授時

詩豳風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

畝田峻至喜 六月食鬱及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

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

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

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旣同上入執

宮功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周禮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

獻之於王 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壤之物而

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

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

敘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

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

火 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

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二按

氏所掌卽農民墾荒化土之法詩所謂載芟載柞也

大戴記夏小正

文詳下
類朔篇

千乘曰作事得時勸有功夏

服君事不及暘冬服事不及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

藏五穀必入於倉

小戴記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

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

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

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旣飭先定準直農

乃不惑 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毋作大事以妨

農之事 季春之月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

者盡達不可以內 命司空日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

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

障塞 孟夏之月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

毋或失時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是月

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 仲夏之月農乃

登黍 季夏之月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 是

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

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孟秋之月農乃登穀

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

麥毋或失時 孟冬之月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勞農而休息之 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

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季冬之月命農計耦耕

事修耒耜具田器 郊特牲曰季春出火爲焚也

注云謂焚

萊也

春秋襄公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

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今夫麩麥播種而

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勃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

熟矣其有不同則地有肥瘠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逸周書大開武曰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惟草其

宅之既秋而不穫惟禽其饗之

周月

文見上

時訓

文見

七十二
候篇

國語曰今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陽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卽齊宮及期鬱人薦鬯

古經天象卷一
三
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王
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稷則徧誠百姓紀農
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
命其旅曰徇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
服其鍾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
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
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
而和於民矣 魯語曰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
無日以怠 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
辟古之制也 齊語曰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
時權節其用耒耜耨芟及寒擊藁除田以待時耕及

耕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
鋤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襍
穢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
野

尚書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
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
昏中可以收歛蓋藏

管子立政曰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
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

由田田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均修焉
峻之類

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其鄉鄉師之

事也 乘馬曰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耕及雪釋
耕始焉芸卒焉 臣乘馬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
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菽稷百日不耘稷故春
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 輕重丁曰正月之朝穀始
也 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 輕重己曰春至

即春分

循於百姓十日之內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

亢倉子農道曰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
耳 凡稼蚤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生
災冬至以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
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獲死天發時地產財不與
人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追時而作遇時

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 得時之

禾長稠而大穗圓粟而薄糠米飽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強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秕而青薈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團米而薄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苗死得時之麻疏節而色陽堅稔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必長以蔓浮葉虛本疏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爲行薄翼

而藪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附腫多病弱

苗而裂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

長稠曰豐
俱作長稠

青藪作青零頸族作頸黑薄翼而藪色作薄
稊而赤色弱苗而裂穗作弱苗而穗蒼狼

汜勝之書曰凡耕之本在於趨時春凍解地氣始通

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

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一而當五名曰

膏澤得其時功 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禾

冬至後百一十日可種稻 凡田種麥爲首至春

凍解棘柴曳之絕其乾葉到榆莢雨時候土白覆鋤

如此收必倍 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以備凶年

也 麻宜軟和田二月下旬三月上旬傍雨種 黍

者暑也 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

寅未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穀有忌

日種之不避其忌則多傷敗

此段見齊民要術御覽引此作大豆忌甲

齊民要術曰凡五穀大判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
下旬下收雜陰陽書曰黍生於榆六十日秀秀後四
十日成禾生於棗或楊九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

二月三月種者爲植禾四月五月種者爲穉禾二月
上旬及麻菩楊生種者爲上時三月上旬及清明節
桃始華爲中時四月上旬及棗葉生桑花落爲下時
歲道宜晚者五月六月初亦得 有閏之歲節氣近
後宜晚田然大率欲早早田倍多於晚苗

淇按古之帝王重農故治麻治麻所以明時以授
 農也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而庶績熙日月
 歲時既易則百穀不成而四海困能執其中而四
 時不忒使五行敘而三正明受祿於天宜稼於田
 豈尙有札荒之患哉自緯書襲伏傳之言而易其
 說漢儒乃不能舉五穀之正名而樹藝之法亂自
 漢晉解麻數之訓而詭其辭論語鄭注以麻數為圖錄何注云列次與
史記漢書之故訓大異後儒乃演為傳道統之新說而生民
 之道衰間嘗取載籍中五穀之名類及樹藝早晚
 之期合於土中而非南北偏隅之殊異者折衷以
 古經之文而詳釋之以著於冊竊附於老農之一

得焉 按爾雅釋草曰粢稷衆稊戎菽謂之荏菽

粢赤苗芑白苗秬黑黍秠一秠二米稌稻麩稟實

稟麻苧麻母大麥麩小麥麩

大麥二句爾雅逸文見齊民要術

此

五穀之異名也五穀者黍稷一也稻二也麥三也

菽四也麻五也稷與糜芑秬秠皆黍類也故幽詩

曰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內則曰菽麥蕡稻黍

句梁

稊唯所欲

句

此卽古經所言五穀已禾苗重穆梁

稊皆是穀之通稱蓋五穀之種出於家而種之曰

稼莖葉見田上曰苗旣華曰秀成穉曰禾直而長

者曰植俯而弱者曰穉

齊民要術所謂山田宜強苗以捍風霜澤地宜弱苗

以求華實也

成實有穀曰穀穀堅而粟曰粟歲可再種

者曰重易生先熟者曰穆

重穆即種稷周禮司稼辨種稷之種周知其名

與其所宜地則種稷是穀之大名可知一歲可再種故曰重書大傳之黍與菽麥是也種而易生故曰穆與麥者我之麥同義今稷與稻麥皆有六十日即成熟者

熟獲者曰稭生

獲者曰稭

或曰稭即周禮籩人之白黑

收而廩藏之曰穡去其

甲穀曰米米可量數曰糧春之曰鑿春使極精曰

粲

毛詩鄭箋云米之率糲十稗九粲入侍御七粲即侍御也故說文以粲為六斗大半斗春

之精而泚之潔曰梁

梁字从水从𠂔詩所謂或春或掄或簞或蹂釋之澠澠蒸

之浮浮也故晉語韋注云梁食之精者

不鑿而最次者曰粢

食之次者

糯者曰秬不糯者曰秠

秠是草根之黏者藥物有白朮

蒼朮赤朮我朮皆是秠之从朮即此義故廣雅曰秠稷也以禾言之曰秠秠以米言之曰粳糯稷即

糯也登於器而豐潔焉曰盥曰盛

凡在盥盥敦此皆

穀之通稱非專名也古文稷與齋稌通

祭必以稷為菜盛故

字又從齊从祭

蕡廣通糜蕡通來牟麩麩通重穆種桂通

五穀皆有族類而形色性味各殊故曰百穀就五穀而稻分水陸如亢倉子所言得時失時者則曰六穀周禮之六食六齋卽此黍與菽麥更分大小如雜陰陽汜勝之書所言則曰九穀禮曰三農生九穀卽此若各歸其類而種分之則稷與糜芑秬秠皆黍也蕡苴稟苧皆麻也禾稌秠皆稻也麩來牟皆麥也惟菽無異名俗謂之豆

豆見素問本草戰國策

其

葉謂之藿此卽五穀五種之大辨矣注家分黍稷為二種而以梁秫苽粟為穀名言五穀不及稻五

種不及麻六穀六食不及麻菽

並見周禮注

而更以梁

爲黍稷之總名果蔬爲百穀之四十種

見物理論

此皆

誤也梁是精米秫是稷米粢稷是粗糲菰乃水草

之實食醬取以配魚猶肉則以配蝸

卽螺字

醢所以

調劑水族之性或以菰米爲羹糝耳豈有菰與果

蔬之異類可稱爲穀而粗糲可稱爲梁者抑豈有

稻與麻菽不列於五穀而謂梁秫是穀之別種者

凡此皆注家之誤說也雖然梁秫等名旣是通稱

而豳詩以禾麻並詠於黍稷後繼言重糝魯頌於

黍稷重糝後繼言植穉爾雅於粢稷後言衆秫內

則於五穀後言梁秫者何居蓋邠地多山而苦寒

不宜水稻故別其陸產者而謂之禾此本假攝之稱非是正名後遂以爲六穀六食之一邠魯皆北方之國以黍稷爲恆食又是祭之正饋禮用二簋四簋或六簋八簋故詳言之而兼及重糝者以告備猶內則言飯之六品並及稭蔗也其餘四種禾麻菽麥與內則之菽麥蕡稻名異實同因非恆食又非正饋故各舉一目

蕡黃菽稻俱在
稭稻或在簋

麻莖直而

長稻莖俯而弱頌主鋪張故又稱禾麻爲植穉以

見樹藝之廣梁秫止是黍稻之精糯者故食精膾

細謂之膏粱衆米黏合是謂之秫

凡散者合爲一
謂之衆故角黍

曰衆子稷稷乃後世字

言粢是稷飯之名衆是秫米之稱唯

事父母舅姑者精與糯隨所欲耳豈得以梁秬爲
穀之二種哉夫古今雖遠穀食則同穀名雖殊類
止五種五種之中人以爲恆食者又止黍稻二種
故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重恆食也南方宜稻北
方宜黍此地氣使然而風俗卽因之以異五帝三
王皆建都於北故詩禮之稱述於黍稷尤詳不惟
闕宮之頌與豳詩同生民之四章詠菽禾麻麥第
六章特以黍爲嘉種詳敘秬秠糜芑之名楚茨南
山諸篇且專言黍稷則黍稷之重可知稷之異於
黍者黍本高而稷下黍實大而稷小黍穗散而稷
聚黍性稭而稷秠黍品貴而稷賤黍飯鑿而稷疏

今淮河以北地無不宜而稷之利人尤溥秬字秠

字从巨从丕黍字从禾在上見根芑字从艸从起

省

管子書芑作
秠亦从起省

糜字从禾又从麻謂成苗時已高

起如麻此皆著其高大之義卽今之高梁是也

河

一帶呼高梁爲黍其莖北
方皆呼爲黍稽亦其証

高粱有黑萁包裹子粒

故曰黑黍古人定律累秬黍之中者九十粒爲黃
鐘之長穀中惟此足以當之本草名高粱爲蜀黍

吳端曰蘆稭別錄云黍苗如蘆粒亦大廣雅謂之

荻梁木稷

蜀亦大也故大
雜謂之蜀雞

據諸說則黍稷同類名

可互稱秬秠糜芑卽今之高梁乃黍類之大者可

知其小者高下如稷而粒亦大於稷俗謂之黃米

此祭之正饋是爲黃稭少白而微酸者曰糜黍此物不聞供祭也稷則粒小於黍俗謂之小米古人以春雪之霰爲稷雪卽象其形此皆黍高稷下黍大稷小之證詩云彼黍離離又云芄芃黍苗離離芃芃皆疏散發揚之貌校於稷之數十百粒攢集一小支數十百小支攢累成一穗者其形迥異且曲禮曰黍曰薺合稷曰明粢凡祭禮祝嘏佐食搏黍授尸惟其性稹故黏合可搏惟其粗疏故通明可見此卽黍散稷聚黍稹稷杭之證祭禮黍稷並設而上黍祭食祝嘏皆用黍不用稷大戴天圓謂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玉藻謂諸侯朔食四簋

惟子卯稷食爾雅謂稷爲粢左傳曰粢食不鑿惟其不鑿不可以奉尊長故內則事父母舅姑食唯所欲獨不言稷管子輕重巳曰黍者穀之美者也以祀太祖韓非子外儲孔子曰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宗廟爲上盛本草以黍爲粟

今黃米

列於中品稷

則列於下品此皆黍貴稷賤黍精稷疏之證呂氏春秋務時篇亢倉子農道篇及汜勝之書皆言黍不言稷孟子曰夫豸五穀不生惟黍生之此因稷是黍類貴可統賤故止稱黍其實庶人之恆食止食稷列子所謂食則粢糲也詩云其饗伊黍者謂年豐穀衆雖農夫之賤且得食黍伊之云者矜而

美之之辭凡詩云其伊皆此義

其帶伊絲其弁伊騏之類

孟子

曰有童子以黍肉餉亦謂非農家之常有耳自孝

經緯因農官之長曰稷社神之配亦曰稷月令中

央土食稷與牛於是以稷爲五穀之長

見周禮禮記疏及風

俗通尙書緯又改伏傳之張中種穀爲種稷

緯見月令正義

東漢重緯故白虎通風俗通獨斷說文周官禮記

鄭氏注呂覽淮南高氏注皆從其說於是穀之品

類日混殊不知稷神稷官土王食稷者因是恆食

其利溥於上下性又易生五土咸宜取其溥徧之

義故用以爲稱食以配土耳何嘗因其長而貴之

哉靈樞五味篇伯高曰五穀稂米甘麻酸大豆鹹

麥苦黃黍辛范子計然言五土所宜東黍南稷西

麻北菽中央禾

見太平御覽
八百三十八

淮南子曰汾水濛濁

而宜麻沛水通和而宜麥河中水濁而宜菽雒水
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江水肥仁而宜稻
師曠占曰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欲知五穀但視五
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故雜陰陽書曰黍生
於榆禾生於棗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
生於柳或楊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
或荆字書以黍禾麻麥豆爲部首稷稻則附於禾
部

稷是下品水稻
非陸地所宜

宋史天文志謂咸池五車星主

黍稻麻菽麥此皆古人五穀之舊說也自注疏從

緯說而芴亂之甚謂黍不春種仲夏所登乃是舊

黍又改齋爲粢此皆誤也五穀五種自當以詩禮

爾雅爲正粢乃稷飯之專稱非六齋之通號六齋

之內有明粢乃大羹蒲越之義故在正饋後人偶

借爲齋盛字其實古禮黍稷止祭而不食初三

飯食梁故曰飯梁會食始兼及膳稻公食大夫禮是其證注謂

會食及黍其無稻梁者則食黍稷雖設不食也少

饋食特牲饋食故搗羽甫田之詩及禮之內則並

稱黍稷稻梁卽此之故蓋古書之中凡秬稻連文

見月則秬是稷黍黍秬連文見管子則秬是稷稻稻

梁連文則梁是精黍如公食大夫梁秬連文見內

或獨見

如考工記之丹
枕孟子之膏梁

則黍稻共之若內則云飯

黍稷稻粱白黍黃粱此黍乃稷黍稷卽粢食稻亦
稷稻粱乃精稻白黍卽芑黃粱是精黍皆互文見
義耳且五穀俱種於春者也夏小正曰二月往稷
黍禫月令曰仲夏之月農乃登黍蔡邕月令章句
謂之蟬鳴黍汜勝之書曰冬至後百一十日可種
稻說文曰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故周書
時訓謂白露前五日禾乃登春秋說題辭曰菽者
屬也春生秋熟廣志曰旋麥三月種八月熟農書
曰正月種麻棗二月種粟脂麻三月種早麻合管
子臣乘馬及輕重等篇觀之則五穀皆種於春可

知故伏傳於張星昏中統而稱之曰可以種穀下
又云火中種黍菽虛中種麥者此卽所謂重穆已
蓋五穀皆有歲可再種者而春則無不宜黍之類
早者以暑成晚者以暑種故曰黍者暑也禾之類
早者以八月登晚者以十月穫故時訓幽詩其言
各異邠詩曰十月穫稻農書曰四月種小豆五月中旬種
晚麻齊民要術曰四月五月種者爲稗禾惟麥之
類以秋種者爲正以其備四時之氣也此卽五穀
種植之大凡矣必辨明種類而後能各適其時故
竝詳列如右

右農時

詩豳風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鬻發二之日栗
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
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
采芣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
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
鵲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揚爲公子裳

周禮內宰中春詔王后帥外內命婦治蠶於北郊 染
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冬獻功

大戴記夏小正曰二月采芣 三月攝桑妾子始蠶執

養宮事

五月鳩則鳴

傳曰鳴者相命也
其不辜之時也

七月莠薶

葦初昏織女正東鄉

八月元校

小戴記月令曰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季春之月
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植籩
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
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無有敢惰
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
賤長幼如一 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
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
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仲秋之
月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大小度有長短
衣服之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祭義曰古者天子諸
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似有三尺棘牆而

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
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而
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
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
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
遂布於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元黃
之以爲黼黻文章

注云歲單謂三
月月盡之後也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國語曰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
之制也管子輕重乙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
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

大夏且至絲纈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

史記天官書曰正月上甲風從東來宜蠶

東方朔占曰正月且

竟日不風清明宜蠶

雜五行書

曰二月上壬取土泥屋四角宜蠶

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三十日而化

春秋緯曰蠶者火火惡水故食

而不飲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蠶以三月葉類會精合食
周禮馬質注引蠶書曰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
昌言曰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
溫而飽之則用日少
稽康養生論曰火蠶十八日

寒蠶三十餘日

漢書食貨志曰環廬樹桑女修蠶織冬民既入婦

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

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

淇按蠶事始於春而卒於夏績事始於秋而成於冬周禮之中春治蠶卽詩與小正之二月采蘩蠶書之月直大火而浴種也爾雅釋蟲曰虬蕭蘭詩召南毛傳曰蘩白蒿也可以生蠶埤雅曰覆蠶種用蒿蓋浴罷而以蒿覆之其香氣能助生是爲早蠶此卽語所謂社而賦事矣古禮鄉燕之合樂歌葛覃而采蘩應之毛詩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采蘩夫人不失職也蓋后妃有勤儉之德刈葛蕭以爲絺綌服澣衣而歸寧南國夫人化之於仲春之月亦親蠶於郊宿夜不懈却去盛飾被錫從事事

畢始歸國也然則葛覃采蘋皆是后夫人勤婦功

之本職作爲衣服以承祭祀者非夫人在廟中止

被錫助祭不副禕揄狄矣

被之僮僮非是承祭之服飾

古者親

蠶之禮皆在二月執事則在三月祭義鄭注誤從

月令之說謂大昕之朝是季春朔耳夫耕本二月

之事而藉田之禮在上春蠶本三月之事而躬桑

之禮在二月皆所以倡其始也治麻之事鳩之鳴

始終命之鳩卽伯趙一名百勞以夏至來冬至去

故夏小正曰五月鳩則鳴傳曰鳴者相命也其不

辜之時也周書時訓謂鳩前夏至十日鳴四民月

令齊民要術皆謂夏至前種麻爲上時然則鳩之

始鳴欲人之及時赴功無負此時日也至於八月
穫麻是爲績事之始幽詩亦與鳴鵙並詠此亦趣
民勤作之義迨大冬至而紡績緝縷之功漸興婦
人相從夜作一月得四十五日蓋不惟授衣者可
以卒歲而什一之制布縷有征國用亦因之以足
自是民入室處曰爲改歲而百勞乃東去矣崔實
四民月令謂二三月種苴麻夏至前後種牡麻齊
民要術謂夏至前種麻爲上時汜勝之書謂夏至
後二十日漚臬麻和如絲蓋臬卽牡麻其實爲廢
苴爲母麻其實曰苴古時凡服之布用臬麻惟斬
衰之經帶用苴麻其以爲食者惟廢及胡麻然則

蠶績之時可無永念哉

右蠶績之時

詩邶風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 幽風曰六月食鬱及
藟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
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 四之日
其蚤獻羔祭韭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
毓草木 載師以場圃任園地二十而一

大戴禮記夏小正曰正月囿有見韭采芸梅杏棗桃則
華 二月采堇采繁 四月囿有見杏王蕢秀取荼

五月乃瓜啟灌藍蓼煮梅 六月煮桃 八月剝瓜剝

棗栗杏 十有二月納卵蒜

小戴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孟夏之月王瓜生苦菜秀 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
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春秋宣公十有五年初稅畝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居
井竈蔥韭盡取焉

漢書食貨志曰環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
疆場

淮南子曰齊麥冬生而夏死

抱朴子曰齊麥大蒜仲夏而枯

陸璣毛詩草木疏曰匏瓠也葉小可爲羹至八月葉

卽苦故曰苦葉

淇按國之園圃有三其一爲在官之園圃地官場人掌之每場下士二人徒役二十人爲之樹果蔬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此以供祭祀賓客及王后之饍羞者也其一爲近郊之園圃此民之不植九穀而專於依城負郭之地以毓草木爲業任於載師而征於閭師者也其一爲井田之民五畝宅畔之場圃卽豳詩穀梁傳及漢書食貨志所言此農民於春時闢場爲圃種葱韭果蓏等物自以供祭供食者至秋冬之際又築圃爲場以納禾稼故毛詩傳曰場圃同地此場字乃農家作功之處以

除地平坦爲名與地官載師場人之場皆異彼場
字以種果木爲名所謂田不耕亦曰場也鄭君禮
注及孔氏詩疏皆誤合周禮關詩之場爲一非是
農家五畝之宅已有嬪婦布縷之征不得更稅其
場圃場圃之貢草木止是近郊樹藝之民不貢穀
者不可牽混農民樹藝之事關詩及夏小正言之
已詳王賁卽今之王瓜卵蒜卽今之大蒜晉人謂
此二物是張騫自西夏帶來此因王瓜一名胡瓜
見木 大蒜一名胡蒜 見玉篇及離騷草木疏 月令鄭注又以
王瓜爲萆挈故生此異說其實王瓜與本草之萆
藨拔葵品味各殊判然不同豈容強合周書謚法

日胡大也此稱胡之義矣

右圍圃之時

易說卦曰乾爲馬坤爲牛 巽爲雞坎爲豕 艮爲狗
兌爲羊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 四日數牧養蕃鳥獸 小

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

之人民六畜之數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

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

夫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
禁而頒之 孟春焚牧中春通淫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
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
除蓐罽廐始牧夏序馬冬獻馬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
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
戎六狄之人民與其材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
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雞桴粥 二月初俊羔助厥母

粥 三月辨苜 四月執陟攻駒 五月頒馬 本命

曰六畜蕃於宮中所以正婦德也

察雞豚乃婦人之職

易本命

曰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

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
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
小戴記月令曰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犧
牲駒犢舉書其數 仲夏之月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
馬政 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
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
當上帝其饗 季冬之月雉雊雞乳 祭義曰古者天
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 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
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 大學曰畜馬乘不察
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孟子梁惠王上曰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

以食肉矣 盡心上曰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
足以無失肉矣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
樹畜

逸周書時訓曰大寒之日雞始乳

史記貨殖傳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足羊
澤中千足彘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說文曰馬一歲曰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駝八歲曰馭
以壬申日死乘馬者忌之 犝二歲牛也慘三歲

牛也牯四歲牛也羔羊子也羴五月生羔也羴六月
生羔也牽七月生羔也羴羊未卒歲也 穀小豚也

豚生三月也縱豚生六月也或曰一歲縱 豨三

歲豕

淇按古者居民五家爲比五比二十五家通共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是謂之閭同巷之民男女各有職事凡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故男子無不耕耘樹藝女子無不蠶績饋畜者皆閭師掌而教之曲禮曰問士之富數乘以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蓋一命之士得乘棧車雖亦有畜可不必察及雞豚至於受服有家除乘馬之外別無他畜不與小民爭利也文王之治岐使民家畜五母雞二母豕毋失其時欲其生息蕃衍以爲賓祭養老之需

孟子之述王政必及雞豚狗彘卽本於此五與二是必不可少之數非以此數限之民家之畜六種皆可備養馬牛以引重致遠羔羊朋酒以爲伏臘之需亦非王制所禁所謂祭酺大醪上下和樂也言毋雞毋彘者卽詩詠騷牝之義此皆民家之常畜與大宰九職中之藪牧不同藪牧專以牧養爲業貢鳥獸而不貢九穀者井田之民其畜無稅止是兵革之事有乘馬邱牛法也周禮缺冬官故無豕人其餘牛羊雞犬及馬質圉人皆掌畜之在官以供賓祭軍喪之事者與民間之畜無與其牧養之法在官者尤詳觀校人趣馬牧師圉師諸職則

餘者可以類推牛馬之風本在仲春月令以爲季春者鄭注謂秦地寒故異然月令之說異於經者頗多未盡足據牛性畏寒馬性畏熱故牛有衣而夏庠馬牛病則立馬病則卧不惟夜鳴般臂也小正謂正月雞孚粥周書謂在大寒蓋始於季冬晚以正月大寒始乳者亦必正月得雛是二說本非有異二月有俊羔者卽齊民要術所云正月生羔爲上種十一月十二月生者爲次冬羔至仲春已長大能食草故不食於母能助其母乳非所生也至三月羝合於牝犛然相逐其羣分散故羝一名羝齊民要術畜牧法云十羊二羝取無角者此卽

特居四之一攻特執鷹之義恐其傷胎息也大抵物之相接多以春故堯典曰鳥獸孳尾物之長成多以秋故堯典曰鳥獸毛毳畜牧之事皆能毋失其時此馬蹄躐千牛千足羊彘千雙所以比於千乘足民之道畜亦要務太史公曰與時俯仰獲其贏利此專言藪牧之民非三農之職事矣

右畜牧之時

詩豳風曰八月萑葦 十月隕墜 九月叔苴采荼薪

樗

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

時斬材有期日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以時舍其守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於澤農

小戴記王制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月令曰孟春之月禁止伐木 季夏之月命澤人納材葦 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仲冬之月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季冬之月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禮運曰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

春秋左傳曰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

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逸周書文傳曰土可犯材可畜潤濕不可穀樹之竹

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

大聚曰陂溝道路藁邱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

春發枯槁夏發華榮秋發實蔬冬發薪烝以匡困窮

此謂仁德且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

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

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此謂正德 時訓曰霜降

之日豺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

魯語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

管子八觀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
漢書食貨志曰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左塾鄰長
坐于右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

淇按伐木之期據周官山虞柞氏在二至惟春秋
之斬木不入禁據王制則在霜降之後五日卽詩
之薪樛月令之伐薪爲炭也禹禁止云春三月山
林不登斧斤者此蓋因季秋之月亦得伐薪故一
歲之中止春之三月必不可以伐木夏除日至古
經亦絕無伐木之文季夏之納材葦材卽夏至所
斬之陰木葦則當是舊葦秦風云蒹葭蒼蒼白露
爲霜是蘆葦亦霜降始穫幽詩之八月萑葦因地

寒故早穫季夏之月安得納新葦乎同巷之民夕
入必持薪樵此薪樵謂草木之在野者禮所謂春
秋不入禁也在野之木春亦止發枯槁耳詩之小
雅車輦曰析其柞薪其葉滑兮白華曰樵彼桑薪
叩烘於燧此周衰之咏矣

右樵采之時

周易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文言曰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
矣

書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念終始典于學
詩周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三年則大
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州長各掌其州之
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
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
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 黨正各掌其黨之
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
戒之春秋祭禘亦如之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 大胥掌學
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大戴記夏小正曰二月丁亥萬用入學 保傅曰古者
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

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 曾子立事日三十四十之間
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 曾子
制言中日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
夕而自省以役其身

小戴記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 王制曰樂正崇四
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
夏教以詩書 月令曰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
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 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
及學士必時春秋教干戈秋冬教羽籥皆於東序 春
誦夏蒞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
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內則曰六年教之數

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

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

記一作計

一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

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學記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

春秋昭公十八年穀梁傳曰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

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

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子夏曰日知其所

亡月無忘其所能

魯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
無憾而後卽安

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年十三
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
而踐大義

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

洪按周官大司徒以職事十有二頒於天下十曰
學藝卽士之職事也爲學之道亦不外乎因時故

書曰時敏論語曰時習易與魯論所言一日之時也周官王制月令及文王世子所言一歲之時也保傅內則學記所言終身之時也入學之期言者不同盧辨大戴禮注謂性有早成晚成且小學有家塾閭塾大學有鄉學國學也內則謂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數卽小數漢書律厯志所謂一十百千萬也名卽文字之稱聘禮記所謂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也孩提之童止可教之識方名至十歲始肄簡諒簡卽所謂策矣人生六歲至九歲皆教之於家十歲則出就外傅國之外傅卽闈門之師氏保氏是也鄉之外傅卽閭塾之父師

少師是也是爲小學凡入者學書計肄簡諒書卽
六書計卽九數簡卽編冊諒卽六德六行自此至
十三之學樂誦詩舞勺成童之舞象學射御皆在
小學其早成者則十五以後卽可升入大學晚成
者至二十亦必升入大學過二十而猶不可升卽
謂之不率教于是乎出學其入於大學者早成九
年晚成倍之卽曾子立事學記內則之所言者是
至三十四十而無藝卽無藝矣于是乎亦出學此
古法之大率也凡入於大學而有成者小成則或
以藝舉或以言揚使仍入於鄉遂爲宰正師長等
官禮所謂入使長之也其德行道藝兼備者邦國

都鄙貢于天子天子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斯可以
臨民而從政矣禮所謂出使教之也曲禮曰四十
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卽此之謂不然強於
年而不強于學其出於小學者或爲府史胥徒或
爲農工商賈因其年力精富猶有可就至於四十
而無藝則其玩忽歲月飽食終日可知故恥之以
元冠縞武使禦乎魑魅罔魍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斯爲惰游之民而已矣

右學藝之時

周官司裘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掌皮
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以式法頒皮革於百工共其

毳毛爲氊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元秋染

夏冬獻功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大市日昃而市百

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

販婦爲主 橐人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

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 司燿掌行火之政

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

注云火所以用陶冶

民隨國而用之 考工記曰鞀人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 鍾

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滔而漬之 幌氏凍

絲以沅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

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 弓人爲弓凡爲弓冬析幹而

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澗

小戴記月令曰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
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
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仲
秋之月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
納貨賄以便民事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物勒工
名以考其誠禮運曰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中庸
曰日省月試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齊語曰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

謂死生擬
釋之時辨

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今夫商羣

萃而州處察其四時

四時所用
者預資

而監其鄉之資以知

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越語大

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

管子曰商人通賈倍道兼行以夜續日

淇按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此亦授民時者所必及也周易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月令於季春孟冬俱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然則工商之授時亦有關於政令之大者觀於司市之辨朝夕橐人之試弓弩司燿之出納火則工商之時誠有不可不預辨者管子令四民羣萃州處必曰察其四時有以哉魯昭公六年鄭人於孟

春之月鑄刑書士文伯知其必災此可謂前事之失矣關市譏而不征法而不屢則四方之賈皆至日省月試既廩稱事則百工之技皆淳商旅悅則櫛風沐雨倍道兼行不以爲苦百工勸則早作夜休手胼足困不知其勞四海向化百度惟貞財用亦安有不足國亦安有不富者乎大史公曰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特有激之言先王之任民農與工商並在九職何嘗偏重哉

右工商之時

頡頏

唐虞

夏

商

周

書堯典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協時月正日
臯陶謨曰百工惟時撫於五辰

洪按月令一日朔令亦日時令謂四時十二月應行之政皆於其朔命之使諸吏諸侯皆及時敷治毋先時毋後時也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此卽命諸吏之謂堯典閏月定四時之後繼之曰允釐百工卽是此義但帝世政簡令止布於四時管子四時篇謂春以甲子之日布五政夏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五行篇謂日至睹甲子未行御天子出令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與戴記月令篇其日甲乙等說俱合此卽五帝時之

遺制也故臯陶謨曰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
凝此所謂時令矣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此卽
命諸侯之謂帝典言舜之巡狩旣觀羣后協時月
正日是爲頒朔之始夏禹之時著爲定法故尙書
大傳謂王祀東方之極始有朔令之名然則六沴
之祀月朔之令皆禹之肇造矣

右頒朔之始

書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洪範曰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大戴記夏小正曰正月啟蟄鴈北鄉雉震向魚陟負冰
農緯厥耒囿有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

率均田獺獻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采芸
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柳稊梅杏棗桃則華緹
縞雞桴粥 二月往耬黍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綬多士
女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堇采芑采蔡昆小蟲抵蜺來
降燕乃睇剝鱣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三月
參則伏攝桑委楊犂芊鼓則鳴頒冰采識妾子始蠶執
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鴛拂桐芑鳴鳩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蜮王賁秀
取荼秀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五月參則見蜉游有
殷鳩則鳴時有養日乃瓜良蜩鳴啟灌藍蓼鳩爲鷹唐
蜩鳴初昏大火中煮梅蓄蘭菽糜頒馬 六月初昏斗

柄正在上煮桃鷹始驚 七月秀萑葦狸子肇肆湟潦
生萃爽死萃秀漢案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
霖雨灌茶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元校剝棗栗
零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鴛爲鼠參中則旦 九
月內火遶鴻鴈主夫出火陟元鳥蟄熊羆豹貉鼪鼯則
穴榮鞠王始裘辰繫於日雀入於海爲蛤 十月豺祭
獸初昏南門見黑烏浴時有養夜雉入于淮爲蜃織女
正北鄉則旦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隕麋
角 十有二月鳴弋元駒賁納塉蒜虞人入梁隕麋角

周書大聚引禹禁

文詳上

周語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尚書大傳曰惟王后元祀

鄭注云王謂禹也

帝令大禹步于

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

孟春之月御青陽

左个禱用牡索祀於艮隅貌必恭厥休時雨朔令曰

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待優其禁毋伐林木

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牲先脾設主於戶索祀於震

正朔令曰棄怨惡解役擧免憂患休罰刑閉關梁季

春之月御青陽右个薦用鮪索祀于巽隅朔令曰宣

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

于郊以禳春氣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嘗麥用彘索

祀于巽隅視必明厥休時燠朔令曰爵有德賞有功

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隳堤防仲夏之月御明堂正

室牲先肺設主于竈索祀于离正朔令曰振貧窮惠孤寡慮囚疾出大祿行大賞乃令民雩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設主于中霤索祀於坤隅思必瘡厥休時風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卹喪疾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嘗穀用犬索祀于坤隅言必從厥休時陽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姦衰飭羣牧謹貯聚其禁毋弛戎備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肝設主于門索祀于兌正朔令曰謹功築遏溝瀆修囷倉決刑獄趣收歛乃令民畋釀庶民畢入於室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薦用田禽索祀於乾隅朔令曰除道路守門閭陳兵甲戒百官誅不法除道成

梁以利農夫孟冬之月御元堂左个祈年用牲索祀于乾隅聽必聰厥休時寒朔令曰申羣祭修障塞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其禁毋作淫巧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牲先賢設主于井索祀於坎正朔令曰按外徒止夜禁誅詐僞省醞釀謹閉關乃令民罷土功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薦用魚索祀于艮隅朔令曰省牲狷修農器收秸薪築囹圄謹蓋藏乃大饗以禳疾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竹書紀年曰帝禹夏后氏元年壬子帝卽位居冀頒夏時于邦國

淇按頒朔之制定於夏禹洪範之義倫攸敘卽五

行三正之事頒之於官府都鄙及邦國者也禹貢
之不距朕行卽弼成五服各迪有功薄海寰區無
不被聲教奉正朔之謂也尙書大傳之朔令禁政
皆其大端周書所引之禹禁卽禁之於朔者也國
語所引之夏令卽令之於朔者也二書又引夏箴
時儆箴所以箴百官儆所以儆萬民此卽道人徇
路官師相規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之義夫禹之所
以成天平地者誠不外乎三正五行卽自古帝王
之政亦未有能外此者而有扈氏以牧豎爲諸侯
乃敢不奉正朔威侮怠棄此六師之移所以來天

討乎

再按小正一篇漢初猶盛行故太史公云學者多傳夏小正顧及于漢已二千年其文殘缺失次天象物候與古經之義多違大戴氏受學於后倉收入禮記本師說而作傳其時傳本較兩宋時猶完善如鞠星再見大正取法等說東漢以後卽已失傳五代之季殘缺尤甚蔡邕明堂月令論及藝文類聚初學記等書引夏小正經傳兩宋本或不載初歲祭未始用暢七字匱之興五日翕望乃伏九字以及種黍樹麥等文皆戴君所引周秦先師之說猶子夏喪服傳稱引古傳也今兩宋本多混入經內傅氏崧卿校本及朱子儀禮經傳所載皆然

此不可不參驗考證者故星象之錯簡余於前篇
已辨正之又別述夏小正經傳考二卷本義四卷
以申其說因文繁不具錄伏傳所稱之禁令卽古
時王居明堂禮唐會要載顏師古明堂議引古伏
文王居明堂禮辭與書傳同氏引以說書禮家引以證禮耳

右夏之頒朔

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日明堂
大戴記虞戴德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
以示威於天下也 用兵曰夏桀商紂逆亂四時禮樂
不行而幼風是御厯數失敘攝提失方鄒大無紀不告
朔於諸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 少間曰

成湯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於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

尸子曰夫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
周人曰明堂

淇按殷之頒朔經無明徵少間所言乃殷人會同
施政之制非頒朔也而其義則同虞戴德謂告朔
以示威此與商政之峻厲嚴肅者相似故下言諸
侯不朝則必誅而以大射校士之禮繼之孟子曰
夏曰校殷曰序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然則示威之
說必殷人之制矣

右商之頒朔

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

鄭注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告於廟而

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

大戴記盛德篇引明堂月令

注云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

小戴記有月令篇

玉藻曰天子元端而朝日于東門

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

注云

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 左傳曰閏月

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

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公羊

傳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

何注云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

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之比時使有司告朔謹之至也

穀梁傳曰不

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 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傳曰疾也 公羊傳曰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穀梁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也

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

其禮

鄭注云牲生日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朝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

周書序曰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

賦敷也布也其

篇今亾北宋前猶有傳者故馬融論語注尙書召誥疏皆稱引之崇文書目尙載有周書月令一卷至南宋始

亾

管子曰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於國五

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於太史

孔子三朝記曰周衰天子不班朔於天下

見穀梁傳疏今大戴

記無此文

史記曰六家論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

有教令

入位卽入節十二度卽十二月二十四節卽二十四氣教令卽書傳月令管子輕重已所

記

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

漢志凡稱古者皆古文也古文禮經五十

六卷卽孔壁所得蔡邕月令論引古文明堂禮說文
引古文月令唐會要顏師古引古文王居明堂禮卽
五十六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禮記正義謂小戴月令
篇之文記故謂之明堂月令卽今之月令篇是也漢初
在三十三篇中小戴氏始收入已書非古文也

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
子發號施令祀神授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
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
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不敢泄瀆之義故
以明堂冠月令以名其篇
宋書麻志楊偉表云日官司麻則頒之諸侯諸侯受
之則頒於境內

淇按天子以特牛祭帝告朔于明堂者天子欽若

昊天奉天命以布告天下也諸侯以特羊祭祖告
朔於太廟者自太祖封國子孫世之因以歲承王
命故請於祖以布告境內也凡諸侯朝于天子受
朔而歸藏于太廟若天子使人頒之則受于禰廟
藏于太廟鄭康成論語注謂告朔于廟卽禮之朝
享穀梁傳范注謂諸侯受朔令藏于禰廟左傳疏
謂朝享卽月祭閭邱謂天子無每月告朔之禮
近人又謂頒朔卽授時此皆誤也夫君以農時授
民在正歲又令有司於每月教之各於所治君以
禁令示羣臣亦在正歲又於每月朔令之則在明
堂或太廟月令中非無農時然此是告百工使督

勸者明堂太廟非農民之所得至此二者不得合
爲一事也告朔止以特牲朝享乃是大祫月祭則
諸侯祭三廟不及太祖此三者亦不得合爲一事
也穀梁傳謂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禴廟未
嘗言藏于禴廟也左傳玉藻明言天子諸侯竝有
聽朔禮范注及閻邱氏皆誤解經文耳至小戴月
令篇蔡氏謂卽周公所作其說尤誤蓋月令篇有
二一見周書此周公監於夏之小正朔令制爲一
代之法者東周以後管子取而損益之爲幼官圖
呂覽取而損益之爲十二紀七十子之徒亦嘗取
之是爲古文明堂月令篇卽古文禮經五十六卷

之一也一見小戴記此秦漢之際儒者取呂覽紀首之文列於明堂陰陽記者淮南子及小戴氏又取之於紀各以爲篇亦頗有損益故孔疏謂月令篇屬明堂陰陽記此卽漢志所載三十三篇之一

也周書及禮經禮記三者判然不同

經本於周書
記本於呂覽

凡傳注稱古文月令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者此皆經之本於周書者也凡稱引月令與小戴所記少異者此卽記之本於呂覽者也二者在漢初竝藏中秘後列於學者經止十七篇記止大小戴氏所錄其餘至建武以後遂亾劉歆父子校書天祿嘗得見之故別錄七畧並爲稱述東漢後雖遺

文散見而當時之法凡不列學宮者不得引以明
事故馬氏論語注謂周書月令有改火之文古人
傳注凡言有者皆疑不爲據之詞然則馬氏實親
見周書月令篇是乃明證鄭康成受學於馬其言
必確有所憑故馬氏及賈逵孔晁謂月令作於周
公者周書之月令也鄭康成及高誘孔穎達謂月
令出於呂不韋者小戴記之月令也王肅好與鄭
爲難故祖從蔡說然詳其同異不可誣已

再按改火易水之制當竝見周書月令篇易井卦
云初六井泥不食序卦云井道不可以不革故受
之以革此卽易水之說也周官司燿掌行火之政

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此卽改火之說也自周禮冬官亾而易水之制不傳論語止言改火而杼井之文不備管子幼官篇淮南子時則訓皆嘗言之其文雖殊其義無異且禮運曰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管子禁藏曰當春三月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輕重已曰春始教民樵室鑽燧墜竈泄井所以壽民也然則先王之治民於水火二者實多調劑呂不韋不明古義乃悉刪之而益以秦人之法又刺取古今之天象雜亂鋪陳此曷足爲典要乎

右周之頒朔

垂統

春秋

文見定法
月名篇

左傳曰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

日南至

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

在申司麻過也再失閏矣

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己

丑朔日南至

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

尼仲尼曰邱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麻過也

論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冬日則飲

湯夏日則飲水

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淇按垂統之義有三一日創始若伏羲立周天麻
度作八卦以定八節二十四氣黃帝紀三綱作斗
麻星麻調麻地麻舜在璿璣玉衡以定人統正建
於孟春立初昏构建之法以及周禮測景縣壺之
制皆是此乃前古未有之法自今創之永爲世用
者也一日革正若顓頊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
地嚳使祝融爲火正堯使重黎爲羲和以及湯武
之改正朔皆是此因麻數失序官廢其職帝王之
興撥亂反正垂以爲後世法者也一日立言若春
秋左傳論語孟子所記者皆是此因王政不行麻
法乖亂聖賢憫之旣明言其失以告及門更隱示

其義以垂於冊故正月二月三月必冠以王十一月十二月必冠以歲從學諸賢咸喻其旨是以記南至言冬夏皆殷然有復古之思焉

古經天象考第十一

通州雷學淇

地徵

考績

愆期

瑞應

災異

占驗

考績

易彖傳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書堯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臯陶謨曰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禹貢曰六

府孔修庶土交正辰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洪

範入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

以其敘庶草蕃庶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
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鰥寡無蓋

詩周頌曰綏萬邦屢豐年 商頌曰自天降康豐年穰

穰

大戴記誥志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隕

小戴記禮運曰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
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
孽之疾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
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管子曰伏羲造六炷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

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黃帝制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厯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

淇按天人之感若景響之相隨君人者誠欽若昊天歛福錫極百工翼贊敬授民時六府孔修五辰時撫未有年不順成而凶荒札夭者也故至治之世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雖有水旱之災民無凍餒自五帝以降至於三代
見於載籍者豈非明驗哉

愆期

書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洪範曰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
九疇彝倫攸斁 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
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日月歲時既易百
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詩齊風曰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小雅曰正月繁霜我
心憂傷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大雅曰俾

晝作夜

大戴記用兵曰夏桀商紂節麻數失制攝提失方鄒大
無紀不告朔于諸侯玉璫不行諸侯力政不朝于天子
六蠻四夷交伐中國于是天降之災水旱臻焉 盛德
曰凡民之爲姦邪竊盜麻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
於無度量也

小戴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
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焱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
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仲春
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
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援氣

早來蟲螟爲害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
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
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孟夏行秋令
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
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
草不實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
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膳時起其國乃飢行秋令則
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于疫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
鮮落國多風歘民乃遷徙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禾稼不
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鷺四鄙入保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

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
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
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螽蟲不藏五穀
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季秋
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魘噎行冬令則國
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崩裂行春令則煖氣來至民氣
解惰師興不居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
民多流亾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螻蟲復出行
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仲冬行夏令
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
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

多疥癘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妖四鄙入
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日逆行夏令則
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國語

九黎三苗之亂
詳上命官篇

書序曰羲和湏淫廢時亂日作允征

詩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
時挈壺氏不能供其職焉 正月刺幽王也十月之
交大夫刺幽王也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管子幼官曰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闕 夏
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 秋行夏
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

行春政烝泄 度地曰冬作土功發地氣則夏多暴
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春伐枯木而去之則夏
旱至矣

淮南子曰桀之時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
其和天地除其德

史記曰紂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

洪按麻法之亂皆始於微成於著唐虞之協時月
也必曰正日湯武之垂三統也必先改朔周有日
官居卿以底日又有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
詔夜士皆慎微之義也及其亂則始而失其甲子
久之而閏餘乖次又久之乃壞其三正幽平以後

古經三象卷一
尤其章明較著者兩無正三篇詩序皆云刺幽王
仲秋朔食謂之十月之交則已失兩閏矣故繁霜
震電告譴於夏秋日食月微降喪於饑饉推原其
故一則曰不用其行再則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舉國之臣皆如羲和之澗淫
以擾亂天紀太師皇父且以仲秋役民作都于向
而乃曰予不斨禮則然矣此麻法所以大壞民之
所以不聊生也東遷後不能革正且因之以頒朔
於諸侯衆人相率而用平禮故春秋所書時月較
夏數多差六十日迨後告朔不頒諸侯力政晉楚
等國六麻並行而司麻者又失其官守不能辰夜

於是或正月而日南至或二月而日南至或十二月而蟲未伏或十二月而辰在申是較之夏時失三閏失四閏且失五閏矣四時之序不幾倒置歟

瑞應

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書帝典曰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洪範曰休徵曰
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時風若

小戴記禮運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
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 禮器曰升中於天而鳳凰降
龜龍假享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左傳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杜注黃帝受命

有雲瑞

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注云伏羲氏有龍瑞

爾雅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四氣和謂之玉燭 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 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

竹書紀年曰黃帝二十年景雲見 帝堯四十二年景星出於翼 帝舜十四年卿雲見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

尙書大傳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以三象重九譯而

獻白雉日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以薦於宗廟

史記天官書曰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

淇按禎祥災異天所以告人君使知其政令之得失也政令善則應之以瑞使持盈保泰永終是圖政令失則示之以災使悔過遷善與民更始若乃勸勤於已治則麟遊鳳翥未必非妖悔悟於旣愆則响雉祥桑何必非福自古治日少而亂日多故

古經記災異者甚詳而記瑞應者甚寡河圖洛書見於易儀鳳嘉禾見於書麟趾騶虞見於詩雲瑞龍瑞見於左傳膏露醴泉見於禮記玉燭景風見於爾雅古之所謂瑞應者如是焉而已然河圖洛書乃天地精英之氣凝結而成所以啟沃聖心彰明道極爲萬世開道統治法者也不可爲一世之瑞抑此惟聖人能則之亂世雖有河圖洛書不知爲何物龍馬龜文之說乃漢人附會太皞龍瑞及戴記洛出服四靈爲畜之言未可盡信俞石澗據周書顧命謂河圖與球玉一類乃石之有文理者且此與太皞之龍瑞黃帝之雲瑞少皞之鳳瑞皆是聖人受命天下將治之兆非天下已治而瑞爲之應也已治之應止

是日月精明星辰順軌風雨時至年穀順成若書
禮爾雅所謂嘉禾甘雨膏露醴泉玉燭景風者是
嘉言其穰之蕃大甘露醴泉皆言其及時如膏之
濃如醴之甘耳據爾雅史記醴泉卽甘雨膏露之
統稱玉燭景風卿雲皆四氣和藹之象言雨露之
及時如泉之取攜不竭四氣之和藹如玉之潤如
燭之明如風之永如雲之布耳非果地湧酒泉雲
成五色雨露之降竟同膏醴矣論衡是應篇引爾
雅作四時和爲景星其餘言景星者人各異說故
史記云其狀無常然則景星之說已大可疑無論
器車朱草薶脯蒿柱已自漢之武帝惑於方士之

說喜瑞應光武中興惑於讖緯之說喜圖籙一代
化之異說日起故二戴志禮相爲附和成平之際
緯說尤繁降及桓靈猶史不絕書則所謂瑞者概
可想見夫天下之事凡反常者皆謂之妖不但白
鳥薨脯妄誕不經卽四靈十輝五緯五雲見於經
者亦有妖有祥妖之象見於治世故謂之妖祥之
象見於亂世亦未嘗非妖也春秋哀公十四年書
西狩獲麟宋廢帝之末年有五色雲如錦唐天寶
間祿山之亂五星聚於箕尾之間而帝堯治天下
已七十年乃有洪水之災湯旣伐夏救民乃有七
年之旱凡此皆妖異之反乎常理者也

再按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此言始於漢武帝
宦者淳于陵渠乃當時治麻者附會顓頊麻立春
七曜起營室五度及甲寅元麻冬至七曜起牽牛
初之說誇美其辭冀其法之得行者也傳及後世
或以爲麻法之上元或以爲聖世之禎瑞以爲上
元者謂七緯各有行度可依法而得其同躔以爲
禎瑞者謂七緯本末同宮因感格而易行相就卽
如五星之聚史記晉書皆謂其下之國各視所從
可致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福從太
白以兵從辰以法此謂四星易行以從一星非自
然之軌度也文王之時五星聚於房一行謂歲

退二舍從熒惑今據竹書其事在帝辛三十二年
其年歲星正在大火之次與義致天下之說亦合
此所謂禎瑞也然二書又謂有德受慶無德受殃
此天寶間箕尾之聚所以有祿山之亂歟至於厯
元之說雖出於古似有法可推然謂七曜同在一
度杳無憑據故自古言上元者代各不同緯書乃
諉之開闢之初謂冬至夜半七曜皆起於牽牛之
初度夫開闢之初誰見之而誰聞之既無年歲可
考又何以知其象之必不爽乎

災異

書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

民其咨 金滕曰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詩邶風日終風且暴 終風且霾 終風且曠不日有

暄 小雅曰正月繁霜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大雅

日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惓如焚

春秋書日食者三十六而比月頻食者二年襄公二十一年及二十四

年 書星變者五莊七年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倍

於北斗昭十七有星孛于東方 書雷震者二隱九年三月

辰哀十三有星孛于東方 書雪災者三隱九年三月

書風異者一僖十六年六月 書霜異者二僖八年十月

僖十年 書雹災者三僖二十九年春 書冰異者四桓十四年

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 書水災者九桓元十三年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元襄二十

入俱春無冰成 十六兩木冰 十四二十五宣十成五

襄二 書火災者十二 桓十四莊二十億二十宣十六

十四 哀 書旱災者九 莊三十一僖二僖三及二十一 書

蟲災之傷稼者十五 書僉者十桓五僖十五文八宣六

月十二月書雨僉者一文三書蠶者

一宣十五書螟者三隱五隱八莊六 大戴禮記盛德曰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

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竹書紀年曰帝舜四十七年冬隕霜不殺草木 帝

禹八年夏六月雨金於夏邑 允甲九年天有妖孽

十日竝出 帝癸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二

十九年二日竝出 成湯十九年至二十四年大旱

武乙三十五年王斂于河渭大雷震死 帝辛五

年雨土於亳三十五年周大饑四十八年二日竝出

周成王三十四年雨金子咸陽 昭王十四年夏

四月恆星不見十九年春有星孛於紫微祭公辛伯
從王伐楚天大曠雉兔皆震 懿王元年天再啟

孝王七年冬大雨雹江漢冰牛馬死 夷王七年冬

雨雹大如礪 共和時大旱五年 晉文侯二年冬

大震電三年夏四月隕霜九年十一月日暈 曲沃

莊伯元年春大雨雪八年無雲而雷 晉靈公八年

彗星入北斗 晉平公二十五年冬有星出婺女

晉定公六年漢不見於天十八年青虹見 晉幽公

三年大旱地生鹽十二年無雲而雷 梁惠成王元

年晝晦七年雨碧于郢八年雨黍于齊雨骨于赤鞮
十六年邯鄲四暄室多壞民多死今王十年十月
大霖雨疾風河溢酸棗郟

淇按人受陰陽五行之氣而生古聖立制卽順陰
陽五行之氣而布凡天地之間成象成形有聲有
色者皆無非此氣之融結也然而有常焉有變焉
君民之道治爲常亂爲變庶徵之見休爲常咎爲
變治得其道則和氣應之故天耀其文地順其理
至於民無疾夭百穀用成而極而一切虛浮之說
雖朱草蒿柱醴泉器車皆僞也無論兩漢之緯候
六朝之靈瑞矣何則常之道得則天地仍以常者

應之常必無奇異也。治失其道則亂氣應之。故天災流行，地產荒蕪，至於水火兵疫饑饉荐臻而極。而一切奇異之事如兩日四暘石言鬼哭皆作焉。不但洪範傳之青祥五行志之記述已何則常之道失則天地卽以變者應之，變固無窮極也。自古祥瑞之紀見於聖經者止麟鳳嘉禾及豐年之象。其災異之事見於春秋者已不勝書。况三代之世更千有餘歲乎。春秋紀災異百數十條屬於天象者強半。他書亦然。皆陰陽五行之沴耳。沴莫大於兵疫水旱使民不聊生其餘無關民命者皆災戾之餘氣。幻爲怪異或見於未亂之前以爲之兆。或

見於既亂之時以爲之應其實皆人事啟之非無
因之著見也兆雖見於亂事之未成實則應於亂
氣之已作惟賢達之君見微知著能做惕修省而
挽回之若太戊之戒桑穀成王之警風雷皆轉禍
爲福否則未有不爲後王之監者矣自古言災異
者多附會之辭左傳已不免無論後儒然譎諫匡
君不失孟子引君當道之義以理言之伏生劉向
之五行傳自非經之本義特較之飾祥瑞者無惡
于志若宋書之符瑞志果何益人道也哉

占驗

易賁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繫辭曰天垂象見吉

凶聖人象之

書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
星則以風雨金滕曰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
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滕之
書

周禮眡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
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闇六曰嘗七曰彌八曰敘九曰
隤十曰想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
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
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
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
序事

春秋昭公七年左傳曰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
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
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
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秋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
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
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
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四國其異終也
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十

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
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
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戊寅風甚壬午大
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
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
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亦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史記天官書曰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
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

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

言五星運行日月薄蝕乃天象常行之大度不必爲占

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

紫宮謂中宮北極房星至

虛危謂四宮列宿部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
星即分處於五宮者

徙大小有差濶狹有常
言此是天之經星各有常位居其所而不移水火

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

過行贏縮有度
言此是經星中之緯其行有順有逆與日月之行同有常度而無常位每

歲每月常日變修德月變修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
移徙也

度乃占
此言凡天象之變必行過其常度然後為占若日月薄食五星逆行合常度者不必為

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凶大上修德其

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
此言所占之象皆有吉有

凶然象雖吉而無德亦未必昌象雖凶而有德亦未必凶故遇變莫如修德政與救且在其次何論祭禳

此見古稱修刑結和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
尚非經義何論其他

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

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
常星經星也非必無變著見者稀若維星絕旬星散
等類方謂之變或差亦常度非變也惟日月五星風
雲五者屢有變異故用以爲占然五星日月之變乃
特亭暈過非逆行薄蝕也此與風雲之妖祥皆是天
之客氣視君德之有無相爲感召爲天數者必通三
以定吉凶故與政事俯仰最近

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三五
即上

之五經五緯及
五變之占象也

淇按占候之說不可勝紀而實亦多無足紀者自

伏生演洪範漢武言對禪董仲舒說春秋每稱述

祥異故兩漢以後學者多以此爲言漢志天文五

行家已千餘卷其附見經類者尙不在此數無論

緯候矣夫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此天之常

理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
卽所謂慶殃也身之慶殃不外乎五福六極國之
慶殃不外乎休徵咎徵及年之豐凶衆之得失其
餘氣乃溢爲百祥百殃一切不常見之物而其原
則皆始於心著於身視聽言動式禮無違此卽仁
之基福之本也棄禮縱欲肆其侈心此卽亂之基
禍之本也妖祥動於四體休咎徵於五事慶殃積
於善不善此卽占候之大綱吉凶之顯象矣修刑
結和之說尙屬附會又何爲條分縷析沾沾而分
配哉太史公曰太上修德又曰有德者昌此古經
之通義耳

再按天象之事古皆掌于太史周官太史之屬馮相氏職其常保章氏職其變變惟三光風雲五者古有常占不待卜筮卽可知其妖祥妖則詔救政訪序事若十輝之象乃陰陽之氛祲其著見於日月星漢及空際者其象無常吉凶不可盡識見須卜之以辨其占此眡祲一官所以屬於太卜也古法凡日月之食合於行度者有救政不爲災惟孟夏朔蝕君子忌之爲陽盛用事而日反見食故或爲水旱又啟閉之日適逢朔蝕六物相尅政事不修亦爲妖譴其他惟亂行頻食是爲譴見餘皆不爲變也自漢儒誤解春秋經傳謂凡日月食皆是

災異于是古經及天象之義溼而不彰未足取審也三光及風雲之變十輝之象皆有吉有凶重光重輪頻食從星此吉凶之兆於日月者泰階平維星散聚舍亂行此吉凶之兆於星辰者修通光潤暴烈陰晦此吉凶之兆於風雲者惟十輝之象不可勝數吉如玉燭如景風如慶雲此休氣之先見者也凶如二日十日大月小月及霾霧蜺暈凡一切奇異怪變之象見於天者皆是此災氣之先見者也舊說專以輝爲日旁氣是不盡然二鄭之注固未足括十輝之變象矣